

甜甜系列 千禧 真情无法抗拒

精挑细选 倾情发行 港澳台火爆 销售全亚洲！

爱情巨献

滚滚红尘，恋恋风情，爱情永远是人生的主题！

你所有美丽的幻想 尽在本书中实现

动人故事，美丽动听

文字完美百分百

台湾爱情故事每日奉献

都是爱情惹的祸！

掬

梦

台湾
有
容

今生只愿执子之手

与君共偕老



今生只愿执子之手

与君共偕老

甜甜系列： 174

掏 梦 (有 容)

出版发行：敦煌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德会

印 刷：甘肃省社科院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64

印 张：3

字 数：6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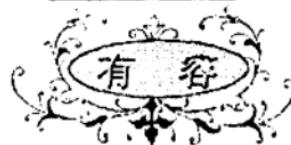
版 次：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册

书 号：ISBN 7-80587-537-5 / I · 499

定 价：4.00 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掬 梦

内容简介

这威武侯真是无聊，
竟想对他来个“仙人跳”？
难道不知他柴王爷是有名的“整人专家”吗？
可被他带回的美丽女子，
却在跟他亲热时咬舌自杀，
然而过了数天后他却见她亲吻别的男人，
气得他怒火攻心只想给她一个教训，
哪知竟因此得知她是“萨满圣女”，
终身不得成亲，
他不信邪的带着她回圣女宫提亲，
却在路上被偷袭，
而她为了救他“易蛊”，
还在他怀中“挂掉”，
此时他却被皇帝急召回中原，
没等到她的骨灰却
等到了一个长得跟她一模一样的……

第一章

北国圣雪峰之第一峰——圣女峰，位于圣雪诸峰的正中位置，终年寒雪覆山不褪，白雪皑皑的雪世界象霉圣洁无瑕、冰清玉洁。

圣女峰顶有一座秀逸、遗世绝伦的白色宫殿——圣女宫，此乃北地诸国信仰宗教萨满教的精神象征。圣女殿中住有萨满圣者观星象、呈天意所指定的萨满圣女。

萨满圣女打从儿时就必须待在圣女宫中学习一切萨满教的祭祀及礼仪，由于圣女是和平圣洁的化身，为了彰显其终止杀戮的象征，尽管教中高手如云，可萨满圣女却忌拿任何兵器利刃，一点武功也不会。她有的只是用以登上圣坛祀，以及以防万一用以逃身用的，一种名叫“天水之舞”的迷纵步法罢了。

由于萨满教自古以来就有一种传说，练了“天



“水之舞”可以使人青春永驻，因此，其也被列为萨满之宝。

圣女、天水之舞、萨满法器乃圣女宫镇宫之宝，也可说是信奉萨满教的北地诸国人民的信仰精神所在，所以这三者的重要性是无可比拟的。

这三者缺一不可，任何一样不见了都会引起莫大恐慌。

正因为如此，萨满圣考此时心中正藏着一件李代桃僵的秘密——

此时住在圣女宫的圣女并不是已仙逝的萨满圣者观星象所得的圣女，她是圣女的孪生妹姐赫兰黛丝。

由于赫兰黛丝长得和圣女赫兰掬梦几乎一模一样，所以在其妹失踪的这两个多月来一直代替她扮演着圣女的角色。

圣者也不愿如此欺骗世人，可他有义务安抚民心，教人民不因此而引起恐慌，更甚者，他不愿有人假借此机会乘机弄权。

在暂由赫兰黛丝李代桃僵之际，他同时也派遣了心腹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进行寻人任务。

萨满真神啊！愿你发慈悲心，保佑我萨满圣女

平安归来……



中原京城

热闹的下市集一向是商人拍卖“非法物品”获取暴利的地方，凡来自外邦各地的物品、脏物，甚至到奴隶的买卖都有。

由于朝廷对这种商人的态度持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放任政策，久而久之像买卖由外国抢取而来的货品，或经由非法手段获取的人口买卖生意也就更明目张胆了起来。

下市集的人口贩子大声的在市集里大声叫卖奴隶，“来啊！又乖又听话的奴隶，一个只要三十两。男的、女的、瘦的、胖的应有尽有”

人口贩子前头坐着十来个表情疑惑、不知所措的外邦人，他们不知所措的原因在于他们根本就听不懂人口贩子在说些什么，他们有些甚至连怎么会裂这来的都不知道。

在十来个奴隶中只有一个身上裹了一条厚破布，努力用布遮去了大半边脸的奴隶，听了人口贩

子的话后骇白了脸。

这里到底是哪儿呀？为什么这中原人要把他们卖了？露在外头的一双美眸怯地打量下四周。被当成奴隶卖？奴隶是什么，是像在服侍人的那种侍女吗？她正如此想时，粗鲁的怒吓声震耳欲聋的由上头传来——

“喂！那个全身包得跟肉粽一样的奴隶，把手从脸上放下，我要看看你的样子。格老子的，千个女奴隶没有一个长得像样，一个比一个更像七月半出来的，这种货色怎么能当‘贺礼’用？”见那奴隶一只手仍紧拉着布不肯放下，他粗鲁的用手拍开她拉着布的手，这一拍他怔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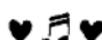
老天，奴隶中竟有这等国色天香！

一张白得如同透明般的水柔瓜子脸，一只漾着水意仿佛会说话般的大眼睛……

这女奴怎么看怎么美！外邦奴隶轮廓深刻而粗糙，可这女奴却精致得不输江南佳丽，与其说这女奴像外邦人，不如说她像极江南具有北国风情的绝色美女。

美啊！这女奴美得教人无法不多看几眼、无法不教男人蠢动了心。

甜甜系列
有容



粗鲁汉子一双眼盯在女奴脸上好一会儿才说：“商家，这奴隶要多少银两？”

卖奴隶的商人也是第一次瞧见那女奴的真面目，他同样看呆了！从另一个人口贩子那儿批发到这群奴隶时，由于这奴隶一直都包裹着厚布又以手持布遮面，他还

以为她是得了什么怪病哩！他甚至连注意到她是男是女都没有，哪知道竟是这样的绝色佳丽？

“一……一百两。”这样的美女一百两不算贵吧？

“好！成交。”

成交？这是什么意思？女奴看着那粗鲁汉子拿了张银票给那人口贩子，然后那粗鲁汉子粗鲁的拉起她。

“走了！还坐在那里干啥？”

“要……要去哪里？”女奴开了口，说的竟不是外邦话而是字正腔圆的中原话，虽然声调略显生涩。

“你会说中原话？”粗鲁汉子眼露许异，随即一笑，“那就更好了！”他用力地拉着她往前走。

女奴略显抵抗的止住步伐，“你……要带我去哪里？”她皱着眉用力地甩开他的手。

“老子买了你，你就得听我的！”他伸手又想拉住她的手。

女奴早先一步避开了，她正色的说：“我自己会走！”

粗鲁汉子眯眼看着走在前头的女奴，心想，这奴隶是何来历？看她那份特殊的气质和言行举止间的威仪，这女子绝非出自寻常人家，绝对非富即贵。管他的！反正都沦落中原为奴隶，就算她在外邦时的身分多显贵都没用。

后头的粗鲁汉子如此想的同时，走在前头的女奴则是在心中祷告着——

萨满真神啊！赫直掬梦在这里请求您，求求您带我回圣女官吧！我想回到您的怀抱中，远离这与我格格不入的俗世红尘中。

一步步踏往未知的异乡旅程，掬梦的步伐愈发的沉重了……



是时候了！

几杯黄汤下肚，在座诸位朝中大臣尚未有醉意



之前，南清王府的柴王爷柴敏已稍有醉态的打算先行告退了。

“这怎么可以！”威武侯皮笑肉不笑的说。六十几岁的老脸努力营造出和蔼可亲的真诚笑容，

“柴王爷，今天可是老夫小女出阁的酒宴，您这么早离开，这喜宴可失色不少。”

他一拍马屁立即有人跟着附和，“是啊！谁不知道柴王爷是皇上面前的大红人，这‘红人’离开了，这喜宴还有时喜气可言？”

“是啊，是啊！”

一群只会跟着拍马屁没用的家伙！柴敏用手撑着额，装出有些醉态的模样，“各位言重了！”这种无聊的应酬是他最痛恨的了，一场喜宴可以吃数个时辰？朝中招募是尽是一些闲人！

乘着半低垂着头，别人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他那俊美无俦的脸上露出些许不耐。

萱雪寒那小子倒有先见之明，假借名目避开了这个喜宴。

“大伙儿所说的都属实。”威武侯加把劲地为他猛戴高帽，“柴王爷，喜宴末了是小女和女婿的

甜甜系列
• 有 容 •

奉茶礼哩！佳婿伯仁可是十分敬仰王爷您呢！希望看在老夫的薄面上，您就喝喝小俩口的喜茶，为他们说几句吉祥话讨个吉利吧！”

一番话说得合情合理，仿佛柴敏再不留下就是不通清理。

臭狐狸，真有你的！他在心中低咒。

要留下也可以，可是他真的已经受不了在这喜宴上听一些阿谀谄媚，会令人忍不住抖下一地鸡皮疙瘩的恶心话。正如此想时，威武侯开口了——

“柴王爷若此时略有不适的话可前往客房略作休息，待要喝喜茶时再到花厅来。”

能这样那再好不过了！“这就劳烦侯爷了。”

威武侯唤来了总管要他带柴敏到客房休息，“好生服侍着！”

“是！”

目送着柴敏离开时，威武侯脸上出现了一抹诡谲的笑意，心想，柴敏，咱们往昔的旧账也该清上一清了。

四年前你在皇上面前奏我于外任期间荒怠政务，害我颜面尽失之外还被圣上捉去责骂了一顿，



今年初又因围场失公的事差些惹祸上身。

柴敏啊柴敏！你三番两次削我颜面，这口气我怎么忍得下去？

今晚的“事”我也要你尝尝什么叫做“颜面尽失”，你以为你权倾一朝，别人就动不了你吗？就算今晚的事没能要了你的命，这种丑事也够令你这“冷面王爷”的声誉毁了泰半。

只要你敢步入客房，接着就等着看好戏了！

柴敏跟着威武侯府的总管来到后院，一阵阵的花香扑鼻而来，令人倍觉舒爽。

是个好地方呢！

总管带着他来到西厢客房，“王爷请歇着。”总管甚至连门都没替他推开，“有事情唤一声，奴才到前头帮忙了。”

“去忙你的吧。”他仍站在门外。

“王爷……您不歇着？”总管看他不入房，反而好像有些不放心。

“外头景色雅致，我吹个风醒醒酒意，待一会儿会自个儿进去。”威武侯府的总管干啥一脸不对劲的表情？

甜甜系列

有

容

二

“噢！那……奴才告退了。”

“去吧！”

将方才那喧闹场面抛诸脑后，柴敏心神一静之后这才心旷神怡了起来。他站在外头一会儿，这才打算到房里歇着，免得届时给方才外头那群人见着了说他装醉，落人口实。

他回身打算推开门之际，这才敏锐的发觉房内有极细微的呼吸声，这均匀微弱的呼吸声若非内力浑厚之辈还其不容易发现。

俊美的脸上顿现抹嘲讽的笑意，一只暗冷的锐目不觉地眯着。

威武侯那老匹夫到底和本王在玩啥游戏？抑或里头躲了刺客欲行刺本王？好！无论真正的情形如何，本王就来会会你！

他推开了门，气定神闲的走进去，然后掩手将身后的门带上。

关起门来打狗！

虽是夜里仅有微弱的烛光照明，柴敏一双眼目在幼时跟着师父在探山习武，早就练就了就算夜行于伸手不见五佛的夜路仍能健步如飞的“火眼金

星”，隔着床上泄落一地的薄纱帐里，他似乎看到一动也不动的身影。

柴敏冷魅一笑，心想，你一动也不动又屏气不出声，以为如此本王就不知道你躲在里头吗？他一步步走向床沿，用力的掀开纱幔，怒喝，“出来！”下一刻他怔住了……

裸女！一个身上仅里着一层薄如蝉翼薄纱的女子？

那婀娜曼妙的体态首先映入眼眸，然后他的俊目对上一张绝色花容。

女子一双盈楚水眸中闪着惊骇的神情，她见柴敏突然掀开纱幔，也不知是羞还是怕，双眼中的泪水滑落而落。

柴敏一张俊颜倏地袭上了一层红霞，为了防止她胡乱怪叫，地点住了她睡穴后拂袖旋过身子，“荒唐！”

他怒气冲冲的往外走，外头突来的脚步声及喧哗声使他渐渐的明白发生什么事了。

“柴王爷，您好些了吗？”威武侯顺手推门而入，身后站了不少朝中大臣。

柴敏冷冷看了他一眼，将脸一仰，“本王很



好！”他忍住怒气，清楚地下一步一定是走向床沿，然后藉机在诸位大臣面前将事情闹大。果不其然，那老狐狸欲越过他身边往床的方向走。

柴敏早先一步用手挡住了他的去路，他山雨欲来的脸上绽出抹笑意，“威武侯，你府上的服务员是到像，好个色不迷人人自迷！”

威武侯一怔，有些怀疑的看着他的笑脸，心下想，这个时候依照他傲然的性子该是要怒气冲天才是，怎地他还笑得出来？不但笑还笑得令人毛骨悚然！

情况和他当初所想的相差大多，威武侯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

他原先的想法是把一名买来的女奴褪去身上衣物，且点了她穴道及哑穴，让她动弹不得、口不能盲地置于床上，待柴敏进了房门后，他再带着一些朝中大臣来看好戏，诬他仓色仓到威武侯府来了，可……怎么现在一切好家都在失控中？

“嘿……嘿……”不大明白就陪笑二这是威武侯的习惯。

约莫同时柴敏先声夺人的说：“各位，这威武侯府的丫环各个貌美如花、身材婀娜，承蒙侯爷美

意送本王美人侍寝，本王在此先行谢过了。”他瞧见在场诸位大臣中有数人都是窑子里寻花问柳的常客，于是他又说，“侯大人、柳大人、张大人，侯爷也没忘了你们的好处，说要送歌妓各十名给你们呢！”

三名大人立即喜形于色的齐望向威武侯，“侯爷，下官在此先谢过！”

现在……这又是什么情况？

“呃……我……”

不待威武侯多说什么，柴敏又说：“侯爷，我可是亲耳听你对本王说的呢，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一诺千金呐！”岂有此理！你这老匹夫要和本王玩这不人流的游戏，本王泰陪到底，绝对整到你倾家荡产！

“这……”

柴敏打量了下他痴肥的身材，“当心食言而肥呐！”

众人见威武侯似乎默许了，已呈半醉状态的大儿开始起哄，“大伙都是作客威武侯府，何以侯厚此薄彼？”

甜甜系列
有容乃大

“是啊，是啊！”

“侯爷太偏心了！”

一时间大伙儿把注目焦点全转到威武侯身上，
没人再多去注意柴敏。

愈来愈多人抱不平，夹杂着酒意醉态，平时彬彬知礼的大臣们嬉笑怒骂，现场吵闹成一片。

威武侯一个头两个大，见情势不对，他一作揖，“喝喜茶时候已到，诸位大人这边请！”说着就逃也似的出了客房往外走。

他一走一大群朝中大臣也跟着他追了上去。

想跟我斗？柴敏看着威武侯狼狈的身影不觉莞尔。

他把门关上旋过身去，眯着眼看此刻仍躺在纱幔中的女子——一个他“亲口”点名侍寝的女子。

本王倒要看看你怎么面对我！



“王爷带姑娘回南清王府？”

“姑娘吗？”

“可不是！还听说是个衣冠不整的女子哩！”

“王爷一向不好女色，怎地……”

